# 四庫全書

史部

皇朝通典卷八十三

刑四

詳讞

臣等謹按我

朝紀綱整肅刑讞最詳律法例條既已屢經修定至

内外刑官審擬各案俱於年終覆奏時恭候

睿裁無非矜慎用刑惟平惟允所謂辟以止辟而刑期

無刑者至詳且盡矣然猶慮有司奉行未當弗克
深體
聖懷言明察或失之嚴務矜恤又或失之寬於
上心之鑒空衡平而輕重視人自取者未有得也故自
列聖以來
訓飭諄諄往覆詳盡我
皇上教戒庶司隨時隨案示之以大中至正之榘不下
數千萬言用能詰奸慝除暴亂雪寃抑釋矜疑刑

罰清而民服詳讞之效也謹依次編輯於左至於
內外問刑官有能批駁覆審及委審接辦而究出
實情以成平反信讞者多蒙
特恩獎擢風示百司並列在刑章以昭
國家祥刑之至意焉
天命元年十一月置理政聽訟大臣五人扎爾固
齊十人凡有聽斷之事先經扎爾固齊十人審問
然後言於五臣五臣再加審問然後言於諸貝勒

衆議既定奏明三覆審之恐尚有寃抑令訟者跪
上前更詳問之二年七月禁止私行聽斷九月
勅諸貝勒詳審罪犯
天聰五年七月
勅審事先取見證口供六年八月
諭八固山額真悉心審斷罪犯
崇德五年閏正月分遣固山額真往各處審理寃
獄

順治二年二月飭內外刑官察審滯獄閏六月

勅刑官研審監候罪犯四年定重犯臨決稱寃之例凡犯

人反異原招或家屬代訴稱寃即再與推鞫事果

屈枉即同原審官改正如囚犯明稱寃抑不為伸

理者分別失入故入論罪十年四月以天旱

命內外各衙門清理獄案六月

諭朕於政事最重刑獄奏讞本章必再三覆閱每有改正

但慮日有萬幾或一時不及致詳死者不可復生誤者

不可復改此悔此怨咎將誰歸朕志存愛育於飢寒為盜之民尚許自首遐方未服之衆廣示招徠況於有職

朝臣無知黎庶豈肯陷以刻深致滋寃濫以後問刑衙門議事大臣問擬人罪務期詳審真情引用本律一切鉤索羅織悉宜痛革又不得借口故出以致漏網務平心守法使人不寃以幾刑措之治又復秋決

朝審例八月定直隷秋審遣刑部司官會同督撫審決之例三法司定審擬死罪議同者合具勘語不

同者各具勘語之例十一年七月
勅各省詳勘見審重囚以可矜可疑者奏聞定奪八月令
各省刑官將已結未結大獄歲終造冊進
呈十月
諭凡重囚經三法司定議後議政王貝勒大臣再行詳議
十二年六月
諭朕覽法司奏章議決重囚日五六人或十餘人念茲愚
泯兵戈災祲之後復罹法網深可憫惻爾等刑名衙門

將現監未結重案悉心清理原情準法務求平允但不得故縱市恩仍傳諭各省督撫申戒所屬不得羅織刻覈負朕好生至意十一月

諭三法司核擬死罪必面同研審不得但用文移往復定

凡遇卹刑之年未經差官審録者督撫不得竟自

審決十三年十月

諭上年暫停秋決今年朝審應決人犯甚衆但其中情罪輕重不同或仍有可矜可疑者當行減等著多羅安郡

王岳樂同索尼費揚古額巴黑蔣赫德科爾坤車克圖海胡兆龍再加詳審分別確議十五年十月定各省秋審分別應決緩決並可矜可疑三項於霜降前奏請

定奪之例十七年十二月定嚴冬盛暑清理刑獄之例

臣等謹按刑者所以䘏民命也我

世祖章皇帝矜恤羣黎首重庶獄爰書所定反覆再三開自新之途廣招徠之路吏無織羅獄鮮縶纍刑措

之風臻於上理書所稱好生之德洽於民心者於斯見矣

康熙元年三月定録供不全引律不確之禁四年十月刑部議霜降後冬至前續到案件該督撫即陸續審明具題照例辦理如已過冬至該督撫題明仍行監候俟明年秋審七年十月定

朝審獄冊法司人各一冊查閱九年正月

命刑部詳勘盜案三月以天旱

諭閱刑衙門一切獄訟務期平允得情迅審速結勿得株累無辜久淹羈禁十一年六月

命大學士會同三法司詳審重囚謹按十七年五月復以天時炎暑舉行是例二十五年六月亦如之十二年八月

諭刑部嗣後朝審會議緩決可矜可疑諸案仍如常啟奏外其情實重犯別用黃冊彙列罪狀及司名並犯人旗分佐領年貌姓名開列於前其情罪仍分晰開載於後

十一月定秋審冊籍限七月十五日以前到部之

例十四年五月以天旱

命內大臣會同三法司詳審重囚謹按七年五月八年六月並以雨澤愆期命內大臣會同刑部詳審重囚嗣十六年六月十八年四月二十五年閏四月二十六年四月二十八年閏三月悉如是年之例十六年七月定各省秋審繕冊送京覆覈之例十二月定盜案已滿三年歸秋審完結之例十七年定秋審事件止照原題定擬勿得將案內牽連及被害之人重提質審十八年三月詳審自首同行為盜而非手刃人者應從依律論

罪之議四月以天旱

命內大臣會同三法司詳審重囚遣司官分往直省會同

撫臬審録二十年正月

諭三法司帝王以德化民以刑弼教必聽斷明允擬議持

平乃能使民無冤抑可幾刑措之風近覽法司章奏議

決重犯甚多或愚民無知身蹈法網或由教化未孚或

為饑寒所迫以致習俗日偷愍不畏法每念及此深為

憫惻在外督撫臬司及問刑各官審理重案有律例未

詳定擬失當草率完結者有謬執已見改竄供招深文羅織者有偏私索詐受囑徇情顛倒是非者有一於此民枉何由得申以後著嚴加申飭內外問刑各衙門務期原情準法協於至當不得故縱市恩亦不得苛刻失入加意詳刑副朕欽恤民命之意二十一年六月

命刑部清理獄囚凡應逮結事情即為歸結謹按二十五年六月照此例行

二十二年三月

諭刑部問刑衙門期於審鞫精詳讞決平允而後民情悅

服究抑畢伸近見爾部審理大小事件每多草率因循
瞻徇舛錯如聽訟之時兩造是非自應分别定案因意
有偏私往往不問曲直勒令和息或逼撤原狀含糊完
結以致奸頑倖免良善含冤至於審員謬執己見聽斷
不公或更改口詞圖遂私意或恐嚇犯證不令直供或
妄肆株連稽延月日或怠玩疎忽苟且告竣此等弊端
難以枚舉嗣後堂司各官俱著洗心滌慮一切刑名事
務令情法允協無枉無縱以副委任之意二十三年四

月

命大學士尚書等審理刑部重犯二十四年十一月

敕法司詳審秋決人犯二十五年六月

命内外法司詳審重囚果可矜疑照例減等七月

諭刑部刑獄民命攸關聽斷雖貴精詳而案牘務無留滯

庶事得速竣民免株連向來凡朔一二日及齋戒日期

不理刑名因而案件間有停積恐聽審人犯久候拖累

覆核事件遷延滋弊嗣後遇前項日期除循例不行刑

外其餘照常章疏事件仍行審理啟奏務期獄無稽緩案得早清以副朕明慎用刑之至意二十七年十月定御史詳閱供招限三日說堂之例三十六年十一月高陽縣民張三等坐盜論罪上以情有可疑遣官覆審張三等實非真盜釋之三十七年十一月上遣內地官員教導蒙古王等審理彼處盜案會同聽斷並

諭加意鞫訊不得妄殺無辜三十九年九月

諭州縣取原供時雖不得情亦必飾詞以詳上司覆審然後到部即有寃抑部内何由周知凡為州縣者遇刑獄之事初次不能審出實情及上司批駁後審出不妨改正若明知已誤又復隱諱則必致有寃抑矣又定部駁審案另委員覆審將原審不明之官議處例四十七年二月

上遣戶部侍郎穆丹審浙江大嵐山賊案恐賊犯妄扳平

人富戶貪官奸役借行嚇詐
親書諭旨令察審時毋得恐嚇良民以致失所並
諭除賊犯正身外株連人等用刑尤宜謹慎南人愚弱一
遇嚴刑即行招認不復得脫矣五十年七月刑部察審
山西民陳四等聚衆搶擄一案奉
旨此案部議甚謬陳四等供稱康熙四十四四十五兩年
因本省歉收不能度日於康熙四十六年自山西帶婦
女及親戚一百三十餘口逃荒至陝西康熙四十八年

至河南由河南流移湖廣貴州此等言語顯係欺誑自朕巡陝西等省以來每年俱係大有陳四等何曾遭遇饑饉若果係流移饑民自應徒步荷擔沿途乞食為何乘騾馬手執刀鎗器械遶行各省且如許人衆飄流數載每日口糧若干喂馬草料若干俱從何處得來謂之流民可乎部議將陳四等妻子各發回原籍安置伊等離家多年發回無產業度日更撥何處地畝與之耕種於此等處並不詳審濫援今年四月釋放監禁罪人之

例朦混議奏可予尋定陳四斬決為從陳六等三十六人及婦女三十六口分別發往伯都訥寧古塔墨爾根黑龍江給披甲人為奴各該省督撫並經過之地方府州縣各官降革有差五十三年十月

勅刑部秋審奏章毋得繁複定秋審緩決之案照舊聲明情由五十五年七月定會審八旗命案之例五十七年八月定部駁審案督撫徇庇不行改正處分五十九年十月

諭朝審情實人犯內有遇赦免者有不應赦免者若不詳
察分別則明年或遇赦詔將伊等於赦詔前混行正法
殊屬可矜著九卿科道會議除照常不赦罪犯外其餘
逐一詳覈分別具奏

臣等謹按斷獄之獘有二或失之嚴或失之縱在
酷吏以深文周內為能而矯枉過正者又復故為
寬大立意姑容不知寬縱之害與酷虐等其民之
死於狎玩與死於網羅無二致也我

聖祖仁皇帝哀矜庶獄務持明允不使奸頑倖免良善含

寃真以仁育以義正者矣

雍正元年正月

諭直省大小獄訟民命所關國家各設按察使以專掌之

一切州縣申詳至爾司而獄成凡督撫達部題奏事件

皆由爾司定案任豈不重與國家定律所以弼教非以

厲民是故嚴立刑書防其或罹於法及至斷獄又條分

縷晰思以曲全其生今或情例相違牵合文法以納民

於綱或有兩例並見輒上下其手以自遂其私安得無究獄哉夫折獄憑口供而平反憑案卷今法吏不求得情惟求完結州縣案卷之申詳於爾司者多鍛鍊口供附於律例冀免爾司之駁查爾司之詳督撫督撫之揭部院者又加文致冀免三法司之駁查口供案卷如是究抑何從平反咎在聽斷之初心原非欲必得其情也今既釐剔宿弊歸於明允毋得因循故事自墮奸欺至納賄出入人罪於法尤重爾司其正已率下使法無枉

撓庶幾刑措之風六月復熱審舊例二年三月

敕部臣詳慎刑獄四月定各省秋審具題法司照朝審之例三覆具奏六月刑部等衙門奏准兩廣總督孔毓珣奏生員陳為翰打死何壯深擬絞監候秋後處決奉

上諭此事尚未審得實情何壯深係陳為翰種地交租之人斷無先動手打陳為翰之理陳為翰定係劣衿倚仗威勢將何壯深踢死此事著交與巡撫李紱務必審出

實情具奏若不審出實情朕必另行遣官往審再將陳
為翰考取增生之學道與現管之教官一併查奏從前
朕因僧人係皈依佛教行善之流豈可毆人致死曾特
降諭旨著定治罪之例夫皈依佛教之人尚不可任其
毆人致死況在聖門讀書之人乎既讀書而欺凌百姓
毆人致死實大有玷於斯文不可照常人例論嗣後有
生員欺凌百姓毆人致死者作何加等治罪之處該部
會同九卿定議具奏旋經三法司奏此案該撫仍照鬬

毆殺人例擬絞監候具題應改為斬監候奉
旨朕駁審陳為翰一案該撫審出實情仍照前擬具題而
該部又欲駁重朕籌之再四若依部駁恐將來督撫等
俱有意迎合而事情委曲有所未盡若仍照該撫所議
又恐將來督撫等堅執前見不肯改易朦朧結案二者
皆於法不得其平朕重慎讞獄期於盡善無弊此案著
九卿等會同詳議尋議照鬬毆殺人律擬絞監候七月
諭嗣後具題案內有一人而兩案犯罪前案罪輕後案審

明從重歸結者至後案題結之日仍將前案輕罪敘入然後就本案重罪按律定擬如前已擬重罪後案罪輕亦必將前案重罪聲明仍歸前案定擬如有數案犯罪者亦必將各案所擬俱簡明敘入最後題結本章内三

年正月

命刑部清理獄囚十月

命法司詳閲緩决招冊又

諭刑部今年情實人犯招冊朕細加閲看將其中情罪有

一綫可原者已降旨分別發落緩決人犯招冊昨亦逐一閱看見九卿所定尚有未協著將原冊細心酌量於數日內候旨十一月

諭嗣後遇有盜案務將案內之悍惡實在為盜及被人誘脅或迫於饑寒要非素行為盜之處一一分註明白於疏內聲明候定五年六月河南巡撫田文鏡題胡大保强行雞姦致死人命擬斬立決法司改擬監候奉

旨不肖惡徒因雞姦不從勒死人命有何可矜疑而反從

未減若以其未成姦而改為監候則視雞姦為重而轉視人命為輕矣有是理乎田文鏡具題之案經朕御覽者尚敢意為輕重若此則凡外省咨文由部自行定奪者其輕重任意又可知矣嗣後督撫咨文到部而各部駁詰非理者准該督撫密摺奏聞八月

諭刑部李茂卿打死胡君彩一案若非爾部駁令覆審則兇犯李茂卿脱然無罪而屍親胡君星反坐以誣告擬流不惟是非失實亦且寃抑莫伸矣今駁回覆審該撫

將一切實情審出李茂卿擬絞監候方成信讞似此定
稿司官若不量加獎勵則將來辦事實心之員何由鼓
勵嗣後此等事件司官能細心究核駁令覆審改正者
應量加議叙若有妄行苛駁者亦當加以懲戒六年正
月
敕審擬罪案毋得律例兩引九月
命大學士三法司九卿會同詳查各省緩決人犯確議分
别具奏其特旨治罪之案亦令詳查妥議七年五月

諭朕慎重刑獄秋審朝審悉令三覆奏聞今思每日所進

本内有擬以極典及斬絞立決之犯其情罪俱屬重大

律無可寬然朕猶欲慎審而後置之於法此後如此等

本章已閱過票簽交與本房者著批本官照三覆奏之

例進呈三次候朕再加詳閱然後批發八年十月

諭各省命案其應輕應重朕確有所見者即降旨定奪若

其情罪在疑似之間而擬罪在可輕可重之際朕心不

能即定者方交與九卿定議以期平允乃往往見九卿

定議概以減等發落覆奏如此則朕何不即令減等而必多此曲折乎向後務期權衡允當寛嚴適中以副朕明罰敕法之至意十一年二月以天旱

諭刑部大小事件應完結者完結應改正者改正種種獘端徹底釐剔務期正本清源毋再因循玩忽六月定法司親赴會審及

朝審秋審之例九月

諭刑部曰諸臣所進招冊俱經細加斟酌擬定情實但此

內有一線可生之機爾等亦當陳奏在前日定擬情實
自是執法在此刻勾到商酌倘有可寛又當原情斷不
可因已定情實欲符前奏難於更改遂隱默不復再奏
執法原情總歸於大公至正而已十月
諭各省秋審有不應緩決之案經九卿改情實者甚多如
各省督撫臬司執法科罪而九卿核情平反或九卿據
法定議而朕酌奪從寛如此方合政體豈有執法之官
而任意於法外徇縱者乎今九卿雖行改正然不明白

曉諭督撫臬司或謂九卿定擬務從苛刻稍存迎合之意遂以可矜可疑之案概以情實奏讞其流弊尤不可言著將改正各案逐一查明通行申飭俾後悉心定擬稱朕明刑欽恤之至意十二年九月

諭嗣後秋審案件有應改而不改及不應改而妄改者從重議處若意見或有不同准兩議陳奏請旨定奪即衆人皆同而一人獨異者亦准陳奏十三年閏四月禁草各省秋審陋習

臣等謹按五刑之制合理準情一成不易我

世宗憲皇帝明罰敕法惟允惟平於淫凶之徒則立致典

刑而其中有一綫可原者則必至再至三以期無

枉不以衆惡而不察不以獨異而見非整飭憲章

掃除宿弊其要總歸於天理人情之至而已矣

九月

皇上御極十月

敕法司詳察直省獄詞擬罪未妥者另議奏聞

乾隆元年四月定委驗屍傷州縣官實能往驗輒委佐貳等官者議處例三年三月以天旱

命刑部將枷禁枷號人犯分別詳審四月

命王大臣會同刑部詳審不赦罪囚及屢經緩決人犯四年八月禁州縣訟詞不得混行批委鄉地查覆

十月

諭河南秋審各案九卿從該撫所擬情實內改入緩決者十六起可矜內改入緩決者十五起夫讞獄貴得

其平必合乎人心之同方不愧明允之義雖其間所犯情罪不一彼此輕重之間亦有介於疑似者內外大臣意見不能一轍然一省改輕改重者至三十餘起則非人心之大同可見矣可傳諭尹會一向後辦理刑名必揆情度理務期允當以成信讞五年三月定承審官失出失入經上司駁回按律改正免其糾參若固執原擬另委別員審出或已經咨題完結後復查出照例議處如委員逢迎遷就後經發

覺亦照例議處九月

諭盜賊中狡猾者多平日窩夥不肯實供每誣扳素封之家及向有嫌隙之人以圖陷害而捕役索詐弊端百出縱審出誣扳實情准予省釋而被拘候審已不勝擾累矣各省臬司為刑名總滙當檄行所屬凡盜賊供扳窩夥必先訊有確據方可拘拏隨到隨審如係誣扳立即省釋並將誣良之盜賊先行重懲以免再有誣扳七年九月

諭節烈之婦祀於其鄉所以旌善端化樹之風聲也其致死本婦之犯法無可貸是以乾隆五年福建秋審蕭充一案該撫擬情實九卿改為緩决朕曾降旨申飭蓋以烈婦之死由於該犯之調戲若輕入緩决非所以重名教而端民俗也今值九卿秋審之時其在蕭充以前定為緩決之案此番無庸改為情實其在乾隆五年以後此等案件各省多入情實九卿執法自不得輕擬但强姦未成本婦因調姦而羞忿自盡

其中情形不一朕辦理勾到之時自有權衡如果有一綫可寬仍當免勾旣經一次勾到之後下年即可改為緩決如係停止勾決之年入情實者下年不得即改緩決十一月

諭今年朝審秋審情實案件因兩年停刑是以勾決者較往時為多此皆九卿公同議定之成讞朕於刑部進招冊之後逐加詳閱及勾到時又與大學士刑部堂官等再三推究凡有一綫可生者姑且從緩必求

其生而不得然後置之於法在朕心惟期至當至平並非有意從嚴但恐外省督撫見今年勾決之人稍多遂妄臆朕意在嚴承辦刑獄相率而趨於苛核則大違朕之本懷若見此諭或見以朕意在寛相率而流於姑息則更非明允之道特頒此旨諭各省督撫知之八年七月定熱審人犯臨期稱寃即改正具題令法司再行確勘之例十二年八月

諭貪婪侵盜之員上侵國帑下朘民脂實屬法所難宥是以國家定制擬以斬絞重罪使共知儆惕因律內載有分年減等逾限不完仍照原擬監追之語至秋審時槪入緩決外而督撫內而法司習為當然初不計二限已滿既入秋審自當擬以本罪在本犯亦恃其斷不擬入情實以致心無顧忌不知立限減等原屬法外之仁至限滿不完則是明知不死更欲保其身家此等藐法無恥之徒即應照原擬明正其罪嗣

後此等二限已滿照原擬監追之犯九卿於秋審時核其情罪應入情實者即入於情實案內以彰國法朕於勾到日再為酌奪十四年十月改定秋審三覆奏之列又定審職官罪案另冊進

呈之例十六年十月九卿會核湖廣秋審本内斬犯滕有伯原擬情實以其救母情切改入緩決奉

諭滕有伯棍格致斃大功服兄從前三法司按律擬斬立決經朕降旨改為監候是該犯救母情切之處已

邀格外寬典矣若於秋審時復擬緩決僅虛予以重辟罪名久且入於輕減之列是乃輕視倫紀豈明刑弼教之意此端一開將使挾讐干犯者轉以父母為起釁之由得肆其毒手愚民益無畏懼嗣後由立決改擬監候人犯俱應入於情實勾到時即或原情免勾下次亦應仍入情實或情節果輕免勾數次之後遇特旨寬減則可耳十七年二月廣東巡撫蘇昌審題曲江縣民陳茂昌戳傷小功服叔陳丙林身死

擬斬立決聲明該犯救母情切致傷服叔刑部照

例夾籤請

旨奉

諭陳茂昌著即處斬此案陳丙林與陳氏互毆已受多傷該犯埶非危急託言救護輒將服叔戳斃前經降

旨以父毆叔而子助父以斃叔不得謂救父此正母毆叔而子助母以斃叔不得謂之救母也蘇昌率請

聲叙著交部察議又刑部查奏命盜等案因贓跡未

明監候待質者共五十七案奉
諭嗣後内外問刑衙門各宜迅速辦理應緝拏者上緊
緝拏應定擬者即行定擬勿致塵案日積若本非難
結之案承審各官不能審出實情惟以監候待質為
遷延時日之計且兾得邀免處分希兾録叙該堂官
督撫察出即嚴行叅處九月
諭各省由立決改監候人犯均係服制攸關其改擬監
候已屬原情酌减若秋審時入於緩決則减之又减

殊非慎重倫常明刑弼教之意是以上年降旨令概入情實此其中情節多端但散在各省招冊中有勾決者有未勾決者或未悉朕輕重權衡反滋疑議著該部將此等案犯彙為一冊先期進呈候勾其有應宥者亦可即予減等發落十八年五月

敕法司讞獄迹涉兩是者不妨各抒所見候朕酌奪九

月

命大學士會同刑部覆勘歷次秋審情實未勾案情十

月

諭向來外省辦理刑名每存姑息之見即有關倫常亦多遷就率謂釁由死者或作兇徒以無心架格或兩相湊合用力過猛此婦寺之仁究之展轉達部仍歸按律定擬即如山西省陸三傑因受分田宅蕩費無餘乘父病垂危仍索分田地伊叔陸應唐忿責用小刀扎傷陸三傑額顱陸三傑奪刀回扎致斃胞叔陸應唐悖倫滅理莫此為甚乃該撫本内所叙案情則

云陸三傑用刀恐嚇陸應唐搶刀勢猛以致扎殺等語是陸應唐反為應死之人矣承辦之府縣臬司及該撫豈不知陸三傑罪在不宥而習慣自然以書吏取供故套為當然不知改正則實有可矜情節者將致魚目不明矣著嚴飭行嗣後如仍有似此者從重議處

臣等謹按刑所以弼教況人倫之至大者乎若託以救母情急之説即得邀末減誠有如

聖諭所云此端一開將使挾讐干犯者轉以父母為起
釁之由得以肆其毒手愚民益無畏懼矣哉
皇上維持風化凡有關於倫常之案若藉詞巧飾如十
七年陳丙林一案則立正典刑亦有涉於情急救
護如十六年滕有伯一案則改為緩決而入於秋
審情實又以此中情節多端散見各省招冊中或
予勾或停勾恐未悉輕重權衡反滋疑惑
特諭部臣於秋審時將各省似此類者彙為一冊先期

進

呈候勾其有可宥者即減等發落至是復

敕示中外嚴遷就迴護處分書吏取供故套於人心風

俗之源弼教明刑之意至詳且備矣

十九年閏四月定重罪案犯未准部覆一體入秋

審之例又兩廣總督班第奏擬私雕假印之犯照

光棍為首例斬決奉

諭私雕假印固屬藐法但所犯止於撞騙財物按律斬

候已足蔽辜乃照光棍為首例擬斬立決存心觀望
大失輕重之宜著嚴行申飭二十二年六月
諭律載鬬毆殺人均應擬絞而案情輕重迥異如係彼
此互毆致斃正與鬬毆律意相符若其人並未還毆
而逞兇肆毆以致殞命其去故殺一間耳即如刑部
審擬李四毆傷張氏身故緣張氏索欠詈罵該犯拳
毆跌地復連踢重傷致死張氏索欠不與而罵人之
常情並未與毆而李四直不欲償其宿逋毒毆斃命

即謂釁起一時情非故謀安得謂之鬬毆殺乎嗣後如遇有此等情節較重者秋審時俱當擬入情實或有類此而情輕者即量從寛典亦祗可歸入緩決斷不應在可矜可疑之例庶兇徒知儆正辟以止辟之意九月

諭嗣後官犯無論情實緩決概行粘簽聲明十二月部議官犯李春明因買地葬親發掘義塚應擬絞監候補入本年秋審情實奉

旨情實官犯令補入本年秋審此專指貪酷敗檢侵虧狼籍及有心狡詐不盡臣職者而言若此等尋常私罪非法難姑待者可比李春明著監候以俟明年秋審嗣後有似此者該部照此辦理著為例二十五年五月部議題覆江蘇廵撫陳宏謀審擬故殺小功服母姨之蔣汝才斬候不足蔽辜並未將該撫原擬駁回另審遽行改擬斬決完結奉

諭朕憶前因法司改輕改重之條曾經分別降旨該部

於此案所辨殊未合例如前旨云督撫等擬罪過輕而部議應從重者自應駁令再審今該部以該犯既竊其衣復害其命與竊賊臨時殺死事主者同科罪應斬決而該撫僅擬斬候不足蔽辜正與由輕適重應行駁審之旨脗合無疑至後條所云如擬罪過重而部議從輕者若情節顯然該部所見既確即改擬題覆不必駁審是乃專指由重適輕而言使其中有情節未明者固當駁回另審且此等非謀逆大案不

容姑待者比即俟另審題覆亦未為遲此本著照例

駁審十月

諭秋審情實招冊內有案犯定讞時已逾該省熱審之期而九卿秋審即提入本年冊內請勾者此雖該犯情罪重大法無可緩但朕詳閱招冊見其中情罪等差尚有應行區別者如一人連斃二命暨妖言惑衆傳習符咒並官員侵漁帑項勒斂民財之類非殘忍已極即有關於民俗官方自不得不早正典刑以昭

炯戒至尋常謀故等案定案限期適在秋審後此亦
時會偶值自可令其幸延一年之生何必亟亟為也
朕辦理庶政從不預存成見惟斟酌情理期適當於
協中之治而已十一月酌定秋審緩決人犯解審二
次後如情罪無可更定者止叙由詳報具題不必
復行提審其曾擬情實未經勾決之犯及前擬情
實并緩決人犯内情可矜疑者仍照例三次飭提
解省二十六年九月法司會審廣西省命犯陳布

統案內之從犯陳父悔部議改入情實副都御史
竇光鼐以陳父悔毆傷鄧亞弄實非有心致死簽
商紛駁且欲將故殺之陳布統改入緩決刑部以
立意兩擬經大學士遵
旨詳核秉公定擬具奏得
旨陳布統雖防竊起釁而一聞黃父亦放火燒村之語
有意逞戕斃命實屬故殺其應情實何疑至陳父悔
之加毆鄧亞弄骨折其傷雖重要非有心致死即令

改入情實朕亦不即予勾刑部所議原未免過當乃
竇光鼐因欲爭一緩決輒轉輾自生枝節以會讞大
典不肯平心商確徒用筆舌相攻任意謾罵不特有
乖政體而分門樹幟之風尤不可不防其漸尋奉
旨交部嚴察議奏刑部堂官並著察議二十七年閏五
月
敕問刑衙門臨事詳察案情勿遑已見增改舊章十月
諭今日勾到河南省情實招冊內有智洪義因父智順

被趙二毆死趙二已擬絞候智洪義藉言報讐輒殺其子趙倉律擬斬候九卿及閣臣以趙二業已減流將智洪義可否改入緩決之處夾簽聲明意雖近似於事理猶未剖晰至當儒生拘牽春秋復讐之說如唐陳子昂甚至欲以一時旌誅並行固為乖誕即韓愈柳宗元號稱善駁大率不越以其父死於法不死於法為斷殊不知其父已死於法則固無可復之讐即不死於法亦必其相鬭而殺者其情固可矜而其

死無可寛亦無可復之讐也乃其子仍推刄讐人之胷亦豈春秋之法所當予此在唐代刑政懈弛其説尚不能無弊况我朝百餘年來明罰敕法審慎周詳豈可使生殺不關讞司而一介不逞之徒竟爾私行報復其可乎且智洪義謀殺趙倉時毆死其父之趙二尚以論抵在監其時智洪義不得有復讐之説也以謀殺核擬情實自為辟以止辟之意第統核前後緣起智順既為趙二毆死而智洪義又復抵償趙倉

則是智姓兩命而趙姓一命於事會所致稍覺情有未平朕是以悉心研究將該犯停勾然使徑行改入緩決則無以杜私復之源而與謀殺本律亦大相背戾該犯本年雖已停勾其下次秋審仍應入於情實俟將來年久或遇恩例減等之事再酌量辦理二十八年七月湖北歸州民李作棋家被盜知州趙泰交拏獲贓盜張洪順臬司沈作朋據犯狡供將該犯釋放承問官坐以誣良律完結未幾州民趙啟

賢家被盜知州秦鏻拏獲贓盜張洪貴及前案釋放之張洪順沈作朋陞任藩司迴護前案並欲消弭後案督撫等扶同朋比隱匿不報事

聞

特遣大臣前往詳勘昭雪將前後兩案承辦各官並拏解來京治罪奉

諭沈作朋實屬罪魁立即正法愛必達護非欺罔周琬朋比為奸本均應正法但以案中尚未究及人命故

從寬改爲監候二十九年四月

諭前經降旨各省遇有子孫蔑倫重案令各該督撫於審擬定讞後一面奏聞即一面正法原因該犯情罪重大不使稍稽顯戮但事關重辟其中情偽多端亦不應輕率完結即如廣東遂溪縣監生梁舉朝毆死陳國英之母張氏初經該縣管帷木妄斷屍子陳國英錄供詳報及該督蘇昌委員覆審始究出梁舉朝自行毆死狡稱陳國英格斃實情幸而獄無枉濫若

非悉心研鞫遽爾加之寸磔即使事後别經訪出而其人已罹極典豈不竟抱奇寃不白耶嗣後如遇此等重案不可不倍加詳慎該督撫等務須親提人犯再三確審以成信讞毋得僅憑州縣供詳致滋寃抑

十月申定民間詞訟州縣審斷後復赴上司具控不得仍令原問官辦理之例三十年四月廣寧令奎福素患痰疾蒞任赴府知府富察善聞其逋欠甚多不令管理倉庫奎福回署疾作自戕奉天府

府尹耀海恐富察善不無逼抑請與扶同驗報之
錦縣令哲成額解任質審得
旨允行越半月而奎福傷痕平復復行自戕身死耀海
續參知府是否有意窘迫請交部嚴訊
上以奎福業已在官看守傷痕平復復自尋短見其非
因富察善抑迫致死已明因
命富察善哲成額仍照舊任事其失察及防守不嚴各
罪交部議處十月改定雲南景東蒙化二府同知及

浙江玉環同知豕審命盜等案照各省直隸州解道覆勘之例三十一年四月蘇州府同知段成功在山西陽曲縣任内虧空帑項巨萬廵撫和其衷受賄卓薦並於其陞任時囑令屬員代為彌補至是段成功以縱容家人書役藉查水利婪贓肆擾為廵撫莊有恭叅劾時莊有恭方蒙

恩擢尚書協辦大學士將離任新撫明德為和其衷昆弟莊有恭瞻顧明德親族含糊具題

上覽疏中有該縣抱病被朦字樣察知其狀罷莊有恭任

遣侍郎會同總督高晉詳審得實㮛成功斬決和其衷秋後處決莊有恭擬斬監候其餘降革示懲六月山西民雷正宇與雷士俊酒後忿爭拾磁盤碎片擲打誤中雷宗乾殞命雷正宇與伊父雷令仁商捏雷士俊用刀扎死仵作亦以刀傷混報經平遙令李玳馨以傷口參差究出實情删去捏供申詳

定案巡撫彰寶以該犯審解時屢次狡辯謂李玳
馨刪供所致請予革職
諭曰地方官辦理讞牘於緊要情節自不容妄有增刪
致滋疑竇若此等兇犯狡賴之供定案時刪去以省
繁混自與妄改初供迥別豈可過事苛求不分涇渭
耶令寬貸之九月
諭前勾到秋審情實官犯內湖南省饒佺以其迴護已
過業已予勾嗣因閱看浙省招冊內諸暨縣書吏侵

糧一案知縣黃汝亮即行正法知府高象震承審迴護侍郎四達等審擬發往軍臺効力因思兩案情事相類而同罪異罰不足以昭平允特命速諭該撫將饒佺暫停處決一面令刑部詳查高象震供詞與饒佺案情逐細核較再行降旨令據奏高象震因生員陳駒控告書吏侵糧經巡撫批發親審乃並不詳細根究隨即轉詳復因錢名標等俱未到案心存成見一時迴護前詳遽將原告陳駒詳請斥革至饒佺則

明知印串較冊浮多恐干失察處分欲圖迴護授意
知縣改換印串以符徵冊幾至重犯漏網實屬骫法
欺朦是高象震與饒佺雖俱係迴護而情罪迥不相
同高象震承審時受人朦混不能審出實情繼復固
執己意仍照前詳率結昏憒無能尚屬無心之過發
往軍臺効力已足蔽辜若饒佺授意改串則因袒護
舞獘屬員曲為狥縱有心欺罔於法實無可貸著該
撫仍將饒佺即行處決秋讞為明刑大典朕披覽招

冊必詳慎再三以協大中至正之法從不預設成見輕重悉視其人之自取也三十三年二月奉

上諭阿思哈奏各省秋審請照京師按冊覆讞之例停其提犯到省一摺所見甚是而其中尚有計議未盡周到之處盖此等罪犯案情久經督撫臬司確核詳定及秋審屆期不過循用故事就招冊分别情實緩決可矜三項而在省過堂從不聞有聲屈平反之事徒令展轉提解自應酌議停止以省具文第各屬成

案頗繁研究務宜詳慎若概免提解而執法之司惟知抱牘從事於貌稽辭聽之義猶屬未協朕意從古按部録囚原有舊典在督撫統轄全省臬司亦刑名總滙勢難親臨州縣一一按問至本管道府職司既專而分轄地方亦不甚遼遠若令於每年審録之前廵歷所屬逐案審勘其情罪允符毫無疑議者自可彚册具申上司間遇有獄成未孚臨時呼寃之犯亦祗什伯中之一二仍應據實另繕招册將本案犯證

一併解送司院覆訊是於減除陋習之中兼寓慎重詳刑之意立法庶為盡善至道府録報各冊無論情罪與原案有無異同俱令加結備案以杜徇庇屬員及有心翻駁諸弊於責成尤有專屬其應如何酌定條例著該部詳議尋部議嗣後道員巡歷皆以冬季為期於所屬業經定案應入秋審人犯即率同府州縣一一研訊詳加覆勘其定案在該道巡歷以後應行續入者每年亦屬無多仍令該道於秋審

前導同知府就案按臨補行審勘其各犯情節如審與定案時並無異同即加結申送督撫臬司查核其有情罪未協臨時呼冤之犯訊非捏詞翻異者即另繕招冊將本案犯證派委妥役解送司院聽候覆審該道府亦出具印結備案倘有事本冤抑而徇庇屬員不為辯明及案無可疑而有心翻異者經該督撫查出嚴參議處如該督撫不加覺察別經發覺一併議處至本管道員或另有要辦

案件不能分身親歷者令該督撫酌撥鹽糧各道或別屬事簡道員前往代行審録出具切實印結申送其各省之直隸州知州及並無知府統轄之廳員並照知府辦理惟直隸本州案件應専聽本管道員覆勘六月貴州按察使高積奏稱黔省離京遙遠審題事件約須半年始得接准部咨道員巡歷所屬係每年冬季相距秋審為期甚遠計巡歷之後陸續接准部咨尚多遂起核知補行往勘

則道屬州縣多寡遠近不等前案甫臨後案即續不惟往返紛繁且恐臨期草率伏思案經撫臣核題其何時得准部咨原可按限約畧扣算預行道府覆勘請嗣後凡經撫臣審題約計次年四月初旬以前可准部咨者由臬司查明於每年十月內開列名單移行該道府於各季巡歷之時逐加研訊造冊申送督撫臬司仍由臬司核明如預訊各案內間有未准部咨及部駁覆審俱照例扣除知

會道府歸入下年秋審部如其請並於所有遠省分如有情形相似者亦准其一體辦理至距京較近省分文書往來迅速即當年正二月核題之案尚可接准部覆入於秋審勢不能盡於歲前十月巡歷之時預行扣筭覆勘應仍照原奏遵行又該按察使稱黔省所屬惟遵義一府無親轄地方其餘貴陽等十二府均有屬府分管之處一切案件俱係知府自行承審與直隸州無異若仍令隨同

道員覆勘難免迴護請將貴陽等十二府親轄地方應入秋審各案循照直隷知州之例專聽道員按臨研鞫毋庸知府會訊部亦如其請三十四年十二月廣西民盧將聘黄寧嫜為妻尚未成婚盧將捉姦將姦夫毆斃廣西廵撫以黄寧嫜雖係盧將聘定之妻究未過門婚配律例内並無未婚之壻許其捉姦之文盧將因捕捉未婚妻之姦夫致死未便照本夫捉姦致死姦夫律科斷將盧將照

罪人不拒捕而擅殺律擬絞監候部以聘定已有夫婦之名姦情許以捉獲為據若本夫聞知聘定之妻與人通姦非當場現獲則事屬無憑控告既難白之當官休棄又無以折服妻族是未婚之夫聞姦往捉固出於勢之所不能已而亦為情理之所應然倘姦夫業經脫逃或已就擒獲輒復逞兇毆斃固難寬其擅殺之罪而事係登時毆由追逐若此等情即應許捉姦之親屬尚得援照捉姦各

條問擬而已聘定之夫竟同凡論殊失平允例內並無已經聘定尚未過門成親之妻本夫捉姦將姦夫殺死明文外省問擬易致參差請嗣後凡有聘定未婚之妻與人通姦本夫聞知往捉將姦夫殺死審明姦情屬實除已離姦所非登時殺死不拒捕姦夫者仍照例擬絞其登時殺死及登時逐至門外殺之者照依本夫殺死已就拘執之姦夫引夜無故入人家已就拘執而擅殺律擬徒例擬

徒其雖在姦所捉獲非登時而殺者即照本夫殺死已就拘執之姦夫滿徒例加一等杖一百流三千里如姦夫逞兇拒捕爲本夫格殺照應捕之人擒拏罪人相鬬致死者律得勿論今盧將應改照本夫殺死已就拘執之姦夫引夜無故入人家已就拘執而擅殺律擬徒例杖一百徒三年奉

旨依議三十五年三月奉

上諭據巴彥弼等奏烏嚕木齊傭工人楊奉隆與鐵鋪

夥匠楊元戲耍誤將鐵銼擿傷李剛越日身死將楊奉隆依因戲耍誤殺旁人照因鬬毆而誤殺旁人律減一等杖一百流三千里一摺雖係按例定擬但思戲殺與鬬殺所因縱有不同至於誤殺旁人則情罪本無區別今鬬毆誤殺之例既問擬絞候而因戲誤殺者何以獨得減等擬流從前定例原未允協夫戲殺雖屬無心而既已因戲戕其生即不得不比例擬抵正所以重民命而慎獄情且以尋常而論則與甲

相戲固與乙無干而既致誤殺則甲與乙有何分别若多一誤殺旁人末減之例是於兇犯過存姑息而死者不可復生揆之情理豈為得平況此等案犯秋審時斷不至入於情實俟數次緩決後原可邀恩減等何妨照鬬毆律問抵暫縶囹圄而必遽為開脫耶著刑部另行改擬具奏以昭平允所有此案應擬罪犯即照新例辦理五月奉

上諭阿爾泰題參茂州知州張齡度於張元瓏縊死驗

報不實一本已降旨革職發審此案張元瓏自縊由楊焯等拴縶所致張齡度檢驗時既未得實且於長隨衙役等滋事處概未查出致被屍弟控告經知府劉建吉知州黄叔顯覆審始將拘鎖移屍各情節逐一訊出據實詳報殊屬可嘉各省委員查審事件其因挾嫌報復遇事苛求者尚少而於原審官素相交好曲為袒徇顛倒是非者頗不乏人即平日漠無關涉而狃於官官相護之見意持兩端希冀調停了事

者更比比而是最為吏治民生之害劉建吉等獨能力破惡習俾案内實情盡行發露自當予以奬叙用示風勵向來刑部司員於外省題結審案自能駁正得當者即交部議叙至各省派委覆審之員如果秉公持正不徇情面廉得案情者尚未定有叙録之條當亦酌倣其意使人知所勸其作何量予議叙之處著該部詳晰定例具奏所有劉建吉黄叔顯即照新例行尋部議嗣後各省案件經督撫兩司派員覆審

除細小事情及原審官所擬罪名不甚相懸者無
庸置議外如原問官將案外無辜鍛鍊成獄或本
案重犯竟令漏網或罪應斬絞輕議遣發以下罪
名或原犯罪止軍流遽擬重辟出入懸殊生死失
當經委審官悉心研鞫究出實情按律更正應令
該督撫將係何員㢘實駁正之處隨案聲明申請
議叙臣部照刑部司員之例准其紀録一次至該
管道府直隷州知州本有審轉之責者無用概請

議敘若該委員等因有議敘之條附會交飾致故
意苛求仍令該督撫查明題叅又或案件重大委
審多員亦應仿照刑部祗將主駁之員聲請敘録
其餘毋庸濫擬列入致開倖邀議敘之端此案潼
川府知府劉建吉綿州知州黄叔顯覆審茂州命
案不徇情面將前審官未經審出拘鎖移屍各情
節逐一訊出據實詳報應即照此例各准其紀録
一次奉

旨依議閏五月奉

上諭據德福奏審擬安仁縣倉書劉本忠等盜用空白印文揑款誣揭一案將該犯劉本忠疑絞請旨即行正法所擬未免過當劉本忠因與同房書役俱被該縣長隨斥辱素有嫌隙輒用印紙揑款造詳誣陷本官情節原屬可惡但此等胥吏作姦自當依律科斷初非身犯逆惡及强盜光棍等案犯不容少稽顯戮者可比即隱匿文書告言人罪者定擬絞候以事理

較重列入本年秋審情實已足以示懲儆若亦予以立決於情法既未得其平且恐内外問刑衙門因此妄生揣摩轉相比附甚非弼教協中之義此案著交刑部俟該撫題疏到日另行改擬具奏並將此通諭中外知之六月奉

旨刑部等衙門議覆西安巡撫文綬審擬焦喜財聽從老趙氏致死王磨折兒將焦喜財擬以凌遲處死老趙氏擬以杖徒不准收贖一本朕初閱時焦喜財致

死王磨折兒係聽從老趙氏主使事由祖母逼勒勢不由己其罪或可量從末減及檢核案情則焦喜財因老趙氏將使女張女子許給為妻即哄誘王磨折兒撳入井内并用石塊塌斃是其幼主王磨折兒之死實縁該犯貪圖得妻所致律以雇工人謀殺家長凌遲處死實屬情真罪當法無可寛至老趙氏問擬杖徒法司議以不准收贖雖已較該撫原擬加重而原情定罪究不足蔽辜葢定例祖父母故殺子孫原

因子孫先有違犯尊長情事或子孫不肖或一時激忿是以照律科斷今王磨折兒年幼並無過犯而老趙氏偏愛伊女圖分財産將寡媳小趙氏縛毆空屋欲令絶糧餓斃經王磨折兒咬繩潛逸情甚可憐老趙氏轉慮其記讐起意致死不惜伊夫伊子永絶宗嗣其忍心慘毒豈得復以尋常尊長之律定擬似此關係倫常風化之事若不示之懲創將明刑弼教之義謂何焦喜財著即依議凌遲處死其老趙氏著發

往伊犁給厄魯特為奴餘依議並將案內情節及改
定罪名之處通諭中外知之三十六年八月奉
上諭永德奏監生段興邦威逼佃户周德先父子五人
投塘服毒身死照例擬發邊衛充軍請將田畝斷給
一半與周德先之孫一摺已批交該部議奏矣段興
邦以田土細故輒揑詞控告佃户復用言恐嚇致周
德先父子五人先後自盡實屬豪强兇惡僅擬軍罪
豈足蔽辜據稱現咨部核結刑部作何核議或准或

駁曾否洛覆完結而向遇咸逼一家三命之案部中作何定擬有無分別另辨若果恐以軍罪問擬於理豈為得平著傳諭大學士劉統勲等即行查明覆奏至永德明知段興邦之情罪較重仍照常擬以充軍咨部完結轉以科斷田産末節專摺陳奏貌似嚴懲而意存輕縱未免近於取巧豈封疆大臣實心任事之道永德著傳旨申飭十二月奉

上諭刑部等衙門議覆河南巡撫何煟審擬林朱氏與

林朝富通姦商謀買藥毒死伊媳黃氏一本將林朝富照該撫所擬定以斬候係屬按律定擬其林朱氏擬發伊犁等處給厄魯特兵丁為奴之處雖比該撫原擬發駐防兵丁為奴稍為加重而核其情節實不足以蔽辜凡故殺子孫定例原以子孫先有違犯或因其不肖一時忿激所致是以照例科斷若其中別有因事起意致死情節較重已不得復援尋常尊卑長幼之律定罪從前是以改擬發遣為奴成案具在

若林朱氏因與林朝富通姦為媳婦黃氏撞見始則欲污以塞其口黃氏不從復慮其礙眼商謀藥死其廉恥盡喪處心慘毒姑媳之恩至於已絕不但無長幼名分可言又豈可僅照發遣完案俾得靦顏存活使倫常風化之大閑罔知懲創而堅貞之烈婦無人抵命含冤地下將明刑弼教之謂何嗣後凡遇尊長故殺卑幼案件內有似此等敗倫傷化恩義已絕之罪犯縱不至立行正法亦應照平人謀殺之律定擬

監候秋審時入於情實以儆無良而昭法紀著將此
通諭中外知之所有林朱氏一案即著三法司照此
改擬具題完結三十七年九月奉
上諭刑部奏河南羅山縣民潘九思與王李氏通姦主
使王李氏勒死伊子王孟隆一案該撫何煟將王李
氏照平人謀殺加功律擬以絞候於情理未妥請改
發伊犁爲奴一摺部駁甚是上年河南省林朱氏因
姦謀汚伊媳黄氏不從用藥毒死一案其處心積慮

慘毒非常姑媳之恩已絕是以降旨照平人謀殺之律定擬爲淫兇傷化者示儆至此案王李氏聽從姦夫謀死伊子其淫賤殘忍固不足齒於人類但母子爲天性之親與姑媳之義以人合者本屬有間若以子死之故令其母繯首抵償於情理究爲不順何爲援照林朱氏因姦殺媳成案問擬未免拘泥失當部議照鮑楊氏謀殺伊子之案擬發伊犁給與兵丁爲奴自屬允協著照部議完結併通諭中外知之十月

奏

上諭本日三法司核覆熊學鵬審擬管關織造寅保家人高尚德踢死徐二一案該撫原擬高尚德逞兇踢斃平民擬絞即行正法經法司核擬高尚德緣徐二漏稅爭轇被踢身死與無故毆斃平民不同應仍以鬬殺律絞候所駁甚是已依議行矣高尚德踢斃人命自有應得罪名但徐二原係漏稅之人因不服忿爭脚踢致斃與倚勢逞兇毆斃平民有間按鬬殺本

律定擬已足蔽辜熊學鵬並不細核案情擬以立決
實屬過當立決不待時之犯原因罪惡重大法難姑
待如强盜罪無可原及謀叛大逆及邪教妖言之類
自不容少稽顯戮至如近日錢度之案以大員敗檢
婪贓數逾累萬逈出情理之外非盡法處治不足示
懲若高尚德所犯與數者絶不相類何至遽擬立決
看來該撫因前奏未將寅保是否知情故縱或係失
於覺察之處分晰聲叙曾經降旨令其悉心研審因

而體會錯誤殊不思封疆大吏於刑名案件竟不揆事理之輕重率用私意窺測致引斷失律可乎熊學鵬著交部議處朕於一切讞牘虛公審擬應寛應嚴原不預存成見其中原擬過輕經朕敕部另議或原擬過重復駁令改議者各就案犯真情反覆推究務期一一公當皆隨其人之自取正如鑑空衡平物來順應初非先有意向則各督撫又何從為之揣摩況一涉揣摩則事理已不得其平復何以稱弼教協中

之意各該督撫等惟當就案原情盡破私心還就之

見使庶獄悉歸明慎以副委任將此通諭知之三十

八年十二月奉

上諭昨據刑部題覆巴延三審擬李治國扎傷石通致

死一案以該犯救母情切照例兩請減等並聲明獨

子家無次丁例得留養核其情節李治國因伊母高

氏被同母異父之石通拉走擦傷手腕脊背李治國

恐母年老傷重用刀嚇扎以致石通殞命實係救母

情急已照議減等發落矣例載救親情切一條原因父母被人毆打勢在危急伊子聞聲救護實有迫不得已情狀因致傷人其情實有可原是以向例於疏內聲明兩請候旨若其父母與人尋釁鬬毆其子踵至從而加功致斃人命是父子逞兇共毆並非情急救護豈可不嚴究實情照律論抵若復巧為援引開脫竟使濟惡兇犯倖逃法網何以昭敕法乎又獨子養親一條定例必先查核死者並非獨子而兇犯實

在家無次丁方准聲請亦須核其情節本輕又毫無

别故始可照例援請至其中案情稍重雖經聲請不

准留養者前經朕以此等尚非謀故重情常赦不原

曽降旨俟其拘繫經年馴其桀驁之氣量為末減亦

不必於定案時將命案正犯遽行開釋是於明慎用

刑之中更寓法外施仁之意第恐愚民無知恃有留

養之例凡係獨子動輙輕身鬬狠易罹法網是隨案

辨理留養非惟無益而且害之與其急於縱釋而民

輕犯法何如稍加慎重之轉得矜全予嗣後遇此兩項案情務須確核罪由審酌至當妥協辦理毋得意存姑息以副明允協中之意將此通諭知之三十九年正月奉

上諭李侍堯查奏揭陽縣賊匪爬城起釁緣由一案據稱該縣先有陳阿高等聚衆結盟經巡撫德保核審擬以絞候發回監禁匪徒林阿裕等與陳阿高交好探知罪名已定起意糾匪潛謀刦獄縱放乘該署縣

交卸之際約期舉事潛匿城外適遇民人洪阿四攜眷探親見而驚散幼子落後遂被殺死匪衆當夜爬城聞地保聲喊始行逃逸等語林阿裕等敢於潛謀刦獄情罪實屬可惡已交李侍堯即速嚴審從重定擬矣此案皆由陳阿高擬罪過輕匪徒見其久繫囹圄遂爾潛謀滋事皆身罹重典使陳阿高犯案時即行正法林阿裕等無隙可乘轉得杜其奸謀亦可全其軀命所謂辟以止辟用意正復如此及查核原案

則陳阿高之問擬絞候尚屬德保比例加重是此係舊定之例原未允協夫以歃血定盟謂不分人數多寡殊屬顢頇失當豈有十人内外多至四五十人者可漫無區别乎即如陳阿高一案結盟至四十餘人之多又係該犯起意聚衆且陳阿高年僅二十二歲案犯較其年長者尚多而衆皆推之為首即屬匪黨渠魁更非序齒結拜兄弟者可比自當另定條例以示懲創所有陳阿高罪名已諭令李侍堯歸於林阿

裕等案內從重定擬至嗣後遇有此等案件如何另
行定擬之處著刑部詳悉妥議具奏尋部議嗣後凡
異姓人但有插血訂盟焚表結拜弟兄者照謀叛
未行律為首者擬絞監候為從減一等若聚眾至
二十人以上為首者擬絞立決為從者發雲貴兩
廣極邊烟瘴充軍其無插血盟誓焚表事情止序
齒結拜弟兄聚眾至四十人以上為首者擬絞監
候為從減一等若年少居首並非依齒序列即屬

匪黨渠魁擬絞立決為從發雲貴兩廣極邊烟瘴充軍如序齒拜數在四十人以下二十人以上為首者杖一百流三千里不及二十人杖一百枷號兩個月為從各減一等奉

旨依議十一月奉

旨失察逆匪王倫等邪教聚衆謀為不軌之地方文武各員内藩臬兩司為通省大吏不能先時查察以致逆匪不法滋擾其咎固無可辭但究係統轄之員與

該管道府有閒布政司國泰按察使孫廷槐著加恩
從寛革職留任兖沂曹道松齡兖州府知府福森布
濟東泰武道宋文錦東昌府知府李世法同知鍾翔
鳳前任東昌府知府胡德琳均係專管大員王倫於
三四月間即有謀逆情形而皆漫無覺察實乖職守
除胡德琳已於另案革職外松齡等著照部議革職
仍著該部帶領引見至陽穀縣張克紳係守土之員
非典史微員可比賊至不能保禦城池竟若置身局

外當與把總孫雲龍等同罪僅擬發邊遠充軍此係
前明部臣左袒文員之弊斷不可行張克紳著改照
守邊將帥失陷城寨律擬斬監候以昭平允仍著該
部明白回奏餘依議朕辦理功罪賞罰一秉大公從
不肯少有偏倚如遊擊趙福之殺賊陣亡知縣沈齊
義等之罵賊死節即加以旌揚而張克紳之失城苟
免亦不能曲為寬貸恣視其人之自取無絲毫成見
於其中也將此通諭中外知之

皇朝通典卷八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皇朝通典卷八十四
五

編修臣李傳熊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程嘉謨

皇朝通典卷八十四

刑五

詳讞

乾隆四十年四月奉

旨三法司核覆僧人悟明扎傷行濟身死一本因在保辜限外照例減等杖流所擬未為允協悟明先用刀扎傷行寛及行濟聞喊趕往悟明復持刀連扎行濟

項心肩背項頸咽喉左右多傷行濟旋因咽喉潰爛
殞命其死既由於致命重傷且逾辜限僅止四日未
便照常末減況悟明既係僧人即應守戒乃逞兇連
扎二人一死一傷實為狠惡悟明仍著問擬絞候並
入本年秋審情實以示懲儆嗣後遇有僧人行兇斃
命之案俱不得輕議寬減六月山東巡撫楊景素審
擬刨墳絞犯王學孔敖子明逃後三年被獲遵照
上年

諭旨改擬立決一案奉
旨三法司核擬刨墳絞犯逃後二三年被獲之王學孔
敖子明仿照上年諭旨擬改立決一本所辦未免誤
會朕意前旨所云凡有重罪應入情實人犯經二三
年後始行就獲均改為立決者原指謀故殺等犯情
罪重大者而言以其事關人命應即抵償若復潛竄
稽誅其情尤為可惡一經弋獲自應決不待時以戢
兇惡而申憲典若此等刨墳為首及三次人犯雖例

應擬絞入情實然皆貧民無奈為此有司民之責者當引以為愧而其犯實無人命之可償也即入本年秋審情實足矣有何不可待而改立決乎朕辦理庶獄凡權衡輕重一準情理之平從不肯少有過當王學孔教子明著照此旨辦理嗣後問擬斬絞監候之犯經二三年後始行就獲者何項應改立決何項仍應監候並著刑部悉心核擬酌定條例具奏尋定斬絞監候情罪稍輕之犯脫逃二三年後就獲應仍

監候者計五十五條餘情罪重大者六十七條俱
應立決十二月宿遷縣民劉俊等強搶良家之女
姦占為妻三法司核議將劉俊依律擬絞監候伊
父劉殿臣照為從例擬以杖流奉
旨三法司核擬劉俊強搶良家妻女姦占擬以絞候自
屬按律辦理惟將劉俊之父劉殿臣照為從擬以杖
流未為允協劉殿臣係劉俊之父當伊子告知欲搶
孟池之女為妻即應嚴斥禁阻乃轉同往幫搶實屬

悖理自有應得之罪若於其子犯案而照為從問擬則名不正而言不順何可為訓明刑所以弼教豈有坐父兄為子弟從犯之理此乃風化所繫讞獄者不容掉以輕心海内之大億兆之衆良莠本自不齊如果父戒其子兄勉其弟使蹈網者稀豈不甚善總因德教未臻上理朕方引以為歉詎可不為天下申明大義乎夫父兄之教不先已難辭不能約束之咎今劉殿臣明知其子强暴横行反親往增勢以成其惡

此即敗類之尤不可不示以懲儆而律以為從則斷不可著交刑部將父兄不能管束子弟輙同加功者如何按本犯科條分別定罪之處即行悉心妥議具奏此案俟擬定後遵照辦理並將此通諭知之尋議嗣後父兄子弟共犯姦盜殺傷等案若父兄犯該流罪者加一等擬以附近充軍犯該徒罪者加一等擬以流二千里餘俱視其本犯科條以次遞加概不得引用為從字樣奉

旨依議又兩江總督高晉奏稱外省秋審現在每歲審錄時令本管道府巡歷所屬悉心審勘遇有獄成未孚臨時呼冤之犯即據實另繕招冊解送司院覆訊遵行在案惟是該道府多係本案承審之員難保其不心存迴護即改委隣封別屬亦不免徇官官相為之私是以案經司院鞫問成招該道府率皆遷就完事是巡錄雖有專責而奉行徒屬具文令自定例以來獄囚從未聞稱枉求伸道府並

未見其弔冊解審雖讞牘已成俱屬情真罪當而蠢頑之民或因不解省覆勘轉得藉口於寬抑無由上達以掩飾其自取之辜外省問刑衙門知識粗淺若但憑招冊既未能盡得其情而道府審録又未足信以為實請將道府巡歷覆勘之例停止嗣後秋審仍令各州縣解犯到省督撫率同在省藩臬司道逐案悉心親鞫以期核實至起解人犯務令所屬文武員弁選派妥幹兵役小心管押如

該管官不實力簽差沿途或有疎脫之事即照例

嚴參分别從重治罪

上是之四十一年六月奉

上諭據齊爾格特奏昌平州馬甲尼雅哈醉後來至協領阿爾綳阿門首肆行亂閙將伊細綁看守尼雅哈猶不知懼亂行詈罵經協領阿爾綳阿與防禦伍什眼同板責回家身死請將阿爾綳阿伍什交部分别察議齊爾格特所辦錯謬協領等並無罪過倘如協

領阿爾綳阿與尼雅哈若有嫌隙故意尋衅打死抑或無故將尼雅哈酷打身死理應議處尼雅哈身係披甲酗酒亂鬧該協領阿爾綳阿既經教導尚不知悛改復行醉飲前至阿爾綳阿門首嚷鬧因將伊懲責乃肆行詈罵藐法殊甚阿爾綳阿與防禦伍什眼同板責理所當然且阿爾綳阿等又係按律責處並非任意酷打是尼雅哈之死乃其自取於阿爾綳阿等又有何辜各處將軍大臣協領等係有管兵之責

嚴束所屬乃伊等分內之事今尼雅哈如此酗酒亂
鬧若阿爾綳阿等不加責管何以示戒於衆若因此
將阿爾綳阿等議處以後上司尚能管束其下乎所
辦甚屬不合阿爾綳阿伍什俱不必交部議處仍將
此通諭各處駐防將軍大臣等嗣後若有似此之事俱
著照此辦理九月奉
上諭楊景素奏審擬王子彬挾仇連殺董長海王三麻
子等六命將王子彬依律凌遲處死妻劉氏子王小

雨改發伊犁為奴覽奏深為駭異王子彬因挾董長海王三麻子挑撥徽嬀輒持刀將董長海及王三麻子夫婦子女同時扎死連斃六命兇惡慘毒實屬從來所罕有然按律不過凌遲處死實屬罪浮於法至伊妻劉氏子王小雨雖據該撫從重擬發伊犁給與種地兵丁為奴尚不足以蔽其辜夫王三麻子全家俱被殺害而兇犯之子尚令倖生人世以延其後豈為情法之平若云王小雨年僅十歲則該犯所殺之

王四妮五妮皆孩穉無知尚未至十歲一旦盡遭慘死何獨兇犯之子轉因其幼而矜原之乎且此兇惡之徒為戾氣所鍾不應復留餘孽即伊四歲之幼女王三姐亦不宜輕宥如查明被殺之家尚有子嗣即將兇犯妻劉氏及其幼女一并賞給死者家為奴若現已無人即發往伊犁給與厄魯特為奴此案即著行在刑部速行核議具奏至刑部律例所載惟及殺一家非死罪三人而止至全家被殺多人之犯作何

加重未經議及此等兇犯明知法止其身或自拚一死逞其殘忍殺害過多以絶人之嗣而其妻子仍得倖免於天理人情實未允協朕非欲改用重典但為民除悪不得不因事嚴防俾兇暴奸徒見法網嚴峻殺人多者其妻孥亦不能保庶可少知斂戢是即辟以止辟之義其應何如增改律例並著刑部另行妥議具奏尋議嗣後如殺一家四命以上致令絶嗣者兇犯擬以凌遲處死將兇犯之子無論年歲大小

槪擬以斬立決妻女改發伊犁給厄魯特為奴若死者尚有子嗣即將兇犯之子俱擬以斬監候秋後處決該犯妻女給與死者之家為奴再查給予為奴原以示折磨而昭儆戒惟此等梗頑孽屬死者之家或莊農貧户或子嗣幼弱恐不能養贍鈐束且日久亦難保無挾怨滋事之處應於定案時酌量情形死者之家情願收領者即賞給為奴如自揣不能管養不願收領者亦即改發伊犁給厄

魯特為奴奏

旨依議又奉

上諭刑部進呈秋審招冊朕詳加批閱内浙江省僧静峯起意毆死其俗家胞弟周阿毛圖賴邢直武等一案照故殺期親弟妹律擬絞監候又江西省郭義焙謀財殺死小功堂姪郭丫頭仔一案照尊長謀殺本宗卑幼已殺者依故殺律擬絞監候雖皆擬入情實而所引之律俱未允協僧人披剃出家即不當復論

其俗家卑幼且致死人命即已犯其殺戒今靜峯因

周阿毛癡呆無用輒行謀死圖賴洩忿兇殘殊甚彼

不念手足之誼何得復援尊長之條刑部因律有僧

於本身親屬有犯仍按服制定擬等語遂爾概行比

附殊未思律言有犯專指尊長而言如僧人犯其祖

父伯叔自不可因出家稍為末減若卑幼本不可言

犯又安得由犯尊之律推而下及乎是僧人致死俗家

卑幼斷不當復以服制論也至郭義焙因其六

歲幼姪郭了頭仔頭戴銀項圈輒行起意扭取見其
哭喊遂行推跌糞坑溺斃兇惡殘忍情屬可惡且該
犯意在圖財視伊姪如草芥盜攫而殘其命於死恩
義已絕又豈可復引謀殺卑幼之條予夫尊長之於
卑幼或不遵教戒或干犯名分責打致斃本律原止
擬流若因財產起衅則不得概用此律從前曾降諭
旨勅部準情定擬是以有兄及叔伯因爭奪家產將
弟姪故行殺害者擬以絞監候一條然此第專指尋常

索財爭產因傷斃命而言葢弟姪原有贍給尊長之義故尊長之罪尚可稍輕若謀財害命及殺盜得財致死弟姪更復有何倫理以及圖姦卑幼之妻復將卑幼謀殺者此等兇徒身已蔑倫傷化定擬時轉因倫紀原情又豈明刑弼教之本意乎朕辦理庶獄鑑空衡平輕重悉視其人之自取而於秋讞大典披覽再三期於無枉無縱若此二條舊例尚未合情理之正著刑部另行改擬具奏以昭平允尋議嗣後僧人

如致死本宗卑幼無論鬬毆謀故俱以凡律定擬至謀財害命強盜殺人及圖姦謀殺之案於卑幼之恩已絶應俱照平人一例辦理不得復依服制寛減奉

旨依議謹按刑律之設所以敷教化飭倫紀也故於服制所關之犯不與常人同科然卑幼固不可以不敬而尊長又豈可以不慈我

皇上凖情定法特將尊長因爭奪家財故殺弟姪者擬以加等以勵興仁講讓之風然止於絞候而止誠以弟姪有贍給尊長之義而子弟不得開好貨之私若夫尊長蔑倫傷化彼已自踰於倫常之外則自不可泥於舊例反成寛縱我

皇上明察庶獄鑑空

衡平於此等傷化之徒改從重典正所以勵廉恥而厚風俗也十月奉

上諭閔鶚元奏審擬已革英山縣知縣倪存謨於僧廣明因姦致死杜得正不能審出實情轉將屍子杜如意誣擬極刑一案請照新例將倪存謨杖一百徒三年不准援減等語所擬尚不足蔽辜此等重案為縣令者不能悉心訊究任聽兇僧教唆姦婦串供揑飾轉將屍子刑求幾成寃獄其罪實難輕逭原詳所云杜如意撞遇伊父與伊妻有姦持斧欲砍廣明見其

手軟接斧連砍致斃等語試問杜得正如果拉姦伊媳必係無人之處僧人廣明何由在旁此乃情理之顯而易見不必悉心詳究而始知情者俛存謨不能見及一味嚴刑誣服率擬凌遲重辟又復刪改兩次控詞捏作訪聞其情節甚屬可惡非尋常故入可比杖徒尚覺法輕情重俛存謨著改發伊犁永遠不准回籍以為州縣濫刑誣枉者戒至此案若非該州俛廷模訊出實情幾令奸僧漏網屍子啣寃俛廷模可

謂能事著該撫即行送部引見向來各省地方官有拏獲隣省盜犯尚令引見録用以示奬勵若為知府直隷州者能將審轉之案虛公研鞫立予平反則所屬可無寃民較之實心緝盜尤有益於吏治嗣後凡知府直隷州有將關係生死出入大案審出實情改擬得當經上司核定題達部議准行者該部查明奏請送部引見著為令四十二年三月吴橋縣民沈萬良毆傷王廷修身死直督周元理審擬題奏奉

旨沈萬良之父沈三行竊拒捕原係有罪之人被事主

王廷修知覺趕毆致斃將王廷修照黑夜偷竊被事

主毆打致死例擬徒本案已經完結法非應抵義不

當仇乃伊子沈萬良忍於十餘年後復將已伏罪之

王廷修乘機殺害該督撫援照子孫報仇之例擬以

杖流經部議駁甚是從前各省辦理復仇之案如廣

東省曾士標毆死曾會昌律擬斬候而曾會昌之子

曾朝宗復戳死曾士標之子曾亞二律擬斬決朕特

明降諭旨改為絞決又河南省智洪義因父智順被趙二毆死趙二問擬絞候智洪義藉言報復輒殺其子趙倉律擬斬候九卿閣臣於勾到招冊内夾簽聲明又經朕明降諭旨通諭問刑衙門以我朝明罰敕法審慎周詳生殺悉由讞典豈容一介不逞之徒私行報復況國法既彰則私恨已洩仇殺之端斷不可啓訓示最為明晰即子孫復仇之例若因伊父死於非命而兇手竟得漏網寃無可伸其復仇猶為可說

今沈三原係罪人王廷修又已伏罪結案則國法已伸王廷修即屬無罪之人乃沈萬良復逞兇故殺即應照故殺律問擬若如該督所擬杖流將來此風一開誰非人子皆得挾其私怨藉口復仇逞兇撓法何所底止豈辟以止辟之義耶周元理引律不當著飭行此案著照部議交周元理另行照律改擬具題並將此通諭知之八月奉

上諭刑部核擬張二即張丕林扎死伊妻徐氏照夫故

殺妻律問擬絞候所擬尚未允協此案張二擕妻徐氏賣姦潘三時往姦宿索錢爭毆迨經官責逐張二計欲躲避因徐氏不允輒起殺機奪刀扎斃是張二甘心將徐氏賣姦夫婦之義早絶乃復逞兇戕命自當與凡人故殺同科猶之妻妾因姦謀殺本夫者律應凌遲若因本夫縱容抑勒其妻妾與人通姦罪止斬決則縱姦之本夫復殺其妻即不得以尋常夫殺妻律擬斷蓋其夫縱妻賣姦已屬不知羞愧又忍而

置之於死情更兇惡若復拘夫婦名義稍從末減何以勵廉恥而維風化乎著刑部將此例另行斟酌改定所有張二一案即照新例定擬具奏尋議嗣後以妻賣姦之夫故殺妻者以凡論其非本夫起意賣姦者仍依律辦理奉

旨依議又奉

上諭刑部進呈雲南貴州秋審本朕詳加批閱其中情節有械鬬各傷一命及以金刃傷人者同一案而分

擬情實緩決殊未允協已交部臣另行改擬矣夫殺人者死漢初約法已然今擇其情輕列於緩決已屬寛典如糾衆械鬬則為害於世道人心漸不可長是以朕於勾到時遇有械鬬各傷一命之案並予勾決邇年來其風稍戢然尚有未能盡熄者至鬬毆之案情形本自不同有並非互鬬亦援鬬毆律條問擬者因係積久相沿姑仍其舊而秋讞時之分別情實緩決則輕重當有權衡如彼此俱以手足相毆及各持

金刃互格因而傷重致斃者兩造情事相等原可入於緩決若死者僅以詈駡起衅或用手足先毆而兇犯輒持金刃抵拒殺傷其為逞強斃命已可概見且金刃本可殺人之物若死者並未持械豈能徒手相當即非頓起殺機其與故殺亦所差一間此等而不入於情實又何以懲暴除兇況法司者惟當準酌情理務得其平若稍存隂騭之見曲從開脫實乖明允之道且死者何辜寧不含寃地下乎嗣後内外問刑

衙門於秋審鬬毆案犯並當遵旨悉心定擬毋有枉縱庶好勇鬬狠之徒共知儆戒不敢輕蹈法網所全實多是辟以止辟也將此通諭中外知之十一月奉
上諭僧人界安將十一歲幼徒韓二娃用繩拴吊疊毆立斃甚至其父韓貴隴跪地求饒亦置不理其兇狠慘毒情形甚為可惡該部僅照故殺律擬以斬候尚未為平允僧人出家持律原不應身犯殺戒是以每年秋審時遇有僧人毆斃人命者概予勾決以示懲

儆令界安因其徒年幼貪頑輒恃醉逞兇頓起殺機立置之死是界安既犯王章又破佛法非常人鬬毆故殺者可比豈可令其久稽顯戮著交該部另行妥議定擬具奏此案即照新例辦理尋議嗣後僧人逞兇謀殺慘殺十二歲以下幼孩者即擬斬立決其餘尋常謀故鬬殺之案仍照本律辦理奉

旨依議十二月山西民白明璋圖産故殺胞弟與姪三

命巡撫覺羅巴延三將白明璋照謀産殺期服卑

幼一家三命者斬決例具擬刑部照擬核覆奉
旨此案白明璋因圖得伊父養老地畆謀殺親弟白明
顯并將其子大娃二娃俱立時扎死慘毒已極情罪
甚為可惡若僅照例斬決尚不足以懲儆兇殘且白
明顯父子三命俱被殺死伊一支竟爾絕嗣而白明
璋拚以一死抵償將來其子轉得藉承伊父遺業以
遂其吞併之謀揆之情理亦未為平允著交該部即
將白明璋之子一併議抵俾貪狠兇惡之徒知絕弟

之後者自亦絶其後庶可稍戢其慘殺之謀並著行令各省將此旨通行榜示俾僻壤愚氓咸知炯戒四

十三年六月奉

諭此案宗人府刑部會審將寶通髙二照毆傷覺羅律擬以杖徒覺羅赫蘭太寶興照不應重律擬杖折罰所辦尚未允協常人毆辱宗室覺羅律有專條者固欲使齊民之不敢輕褻天潢亦隱示宗支各當律身自重也若宗室覺羅並不與人爭較而常人輒敢毆

及自當照律科罪若宗室覺羅先已尋衅毆人其人因而還手則是宗室覺羅不知愛惜自取其辱即當以鬬毆論彼此同科不應更為區別且宗室覺羅各有養贍錢糧尤宜在家安分若輕入茶坊酒肆已自失其尊貴體面本為不足惜之人倘復滋事召侮行同無賴又豈可曲加優異乎至向以曾否拴繫黃紅帶為分雖亦別嫌明微之意但恐宗室覺羅因有此例轉恃黃紅腰帶為護符動輒毆人肆横毫無顧忌

所謂愛之適以害之也況宗室覺羅犯該笞杖者例
當准以折罰錢糧已存議親之典更何必多其條例
導之犯法乎嗣後審擬此等案件如宗室覺羅並未
生事常人擅行毆及者自當照例杖徒問擬若係宗室
覺羅先行動手即照尋常鬬毆論其曽繫黄紅腰帶
與否竟不必論庶共知儆畏各以禮義自閑期無負
朕教誨成全之意著刑部會同宗人府另行妥議具
奏此案即照新例行尋議嗣後宗室覺羅與人爭毆

之案除審明宗室覺羅並未與人爭較而常人尋釁擅毆者照律治罪外如宗室覺羅輕入茶坊酒肆滋事召侮或與人鬬毆先行動手毆人者不論曾否腰繫黃紅帶子其相毆之人即照常人鬬毆例一體定擬其宗室覺羅應得罪名臣部按例定擬犯軍流徒罪者照例鎖禁拘禁外其犯笞杖應否折罰錢糧之處交宗人府酌量犯案情節其情罪可惡者在宗人府實行責打不准折罰奉

旨依議七月護軍文元因伊舊僕趙大典置房屋以其向在伊家積有餘貲即行搬出斥其昧良屢尋釁端復直入趙大家搬取衣箱毆打趙大情急刄傷文元殞命刑部將趙大照依雇工人毆死家長律擬以斬決奉

旨三法司核議將趙大依雇工人毆家長至死擬以斬決固屬照例問擬朕閱案情該犯之母徐氏雖經立契典與文元家得過身價而典限滿後契已給還嗣

伊母子仍在文元家月得工錢服役又經辭出在外居住究與現在雇工者有間且起釁之由係文元因趙大積有餘貲屢次尋鬧既搬其箱籠又復扭住毆打趙大情急扎傷尚非該犯逞兇干犯趙大著從寬改為應斬監候秋後處決餘依議至八旗家奴及雇工人等經本主放出及辭出之後或積有餘貲感念舊恩助其家長亦屬情理之有而為家長者受之已覺有愧若因主僕舊時名分兾其僕資助多方需索

尤屬無恥如此案趙大母子雖曾在文元家服役業經辭出另居即典置房屋亦係其能節省經營所致與舊雇主何涉乃文元屢次尋衅並因其母子外出踢門搬取箱籠行同無頼更不足齒矣恐旗人内似此者難保其必無著將此曉諭八旗人等各自顧惜顏面毋蹈覆轍四十四年十月奉

上諭前日勾到湖廣省秋審人犯内有王成砍傷江文珍等一家六命其子王喜娃應行縁坐年僅十歲令

日勾到山東省秋審人犯内有馮吉殺死馮文煒一家六命其子馮大甫年僅六歲馮二甫年僅二歲刑部俱擬入情實應斬本屬例所宜然王成馮吉兇惡性成砍傷一家六命慘毒已極即將伊全家抵死僅足相償實屬情真罪當而刑部定例將殺六命之已絶嗣者其子均擬斬決若尚未絶嗣者擬斬監候而於緣坐者之年歲未為區别因念二犯緣坐之子犯事時年僅數歲尚在童稚無知若槩予駢誅究覺不

忍是以均未予勾此即朕之姑息然仰體
上天好生之心毋寧失之厚耳惟是此等兇孽留其喘息
已屬法外之仁若伊等長成復或遇赦減等釋放仍
聽婚配俾有遺孽將何以昭平允并何以慰死者之
心嗣後遇有此等兇犯緣坐之子年在十一歲以上
者仍照現行之例辦理如年在十歲以下者俱著問
擬斬候永遠監禁雖遇赦不准減釋令其老死囹圄
庶於準情之中仍不廢法所有此次未勾之王喜娃

馮大甫馮二甫即照此例著為令十二月奉

上諭刑部等衙門題覆雲南文山縣民申張保毆死高應美致伊父母先後服毒身死一案將申張保問擬絞決固係按律擬罪而揆其情節實未允協凡子犯死罪致令父母自盡擬以立決者原為其子違犯教令及身犯不端之事致累其親忿恨自戕此等孽種斷不可復留於人世例意顯然令此案申張保因高應美與其母胡氏不避嫌疑屢為其父申茂畝撞見

遂相反目申張保曾經往勸數次嗣其父鬱結成疾申張保往視始將情由密行告知及胡氏被夫責逐即奔至申張保家居住後高應美途遇申張保復聲言欲往伊家見其母申張保用言阻止高應美輒行嗔駡拾石向擲申張保情急始用所擕木棍毆戳致死後經事發申茂盛胡氏忿激羞愧先後服毒身死是此案衅由伊母胡氏與高應美有姦淫惡欺凌實為子者所宜恨且申張保始而勸解其父繼復接母

同居並無不合迨後姦夫欲往其家明係圖姦其母
此而再不心生忿恨任聽其母與人苟且則竟無復
廉恥之心且將置其父於何地乎是申張保之毆死
高應美實出於義忿殊堪矜憫而申茂盛胡氏之死
由於姦情敗露忿愧輕生並非申張保貽累若亦予
以立決未得情理之平但非於姦所殺死姦夫自不
能免罪擬以絞候亦足矣此本著九卿會同該部另
行妥酌定例具奏嗣後遇有此等案情即照新例辦

理朕綜理庶獄無論案情鉅細悉為反覆權衡折衷至當如其子自作罪惡致親忿激輕生則當立正典刑以申明刑弼教之義若此案之殺姦因雪恥而成親死非被累所致則不宜即予繯首致乖明慎用刑之文内外問刑衙門並當深體朕意慎重聽讞並將此通諭知之四十五年九月襄陽民敖大高因胞叔持錨向戳伊父伊母奔救亦被戳傷倒地情切救護持棍格傷胞叔右膊兩處迨伊父與胞叔互毆

將伊叔毆斃湖廣廵撫以伊父擬抵敖大高依姪毆胞叔致死律擬斬立決刑部核覆奉

旨交九卿議奏尋議此案敖大高因護母共毆期親服叔棍格肐肘並非致命重傷實係伊父敖善富毆戳致命頂心顖門等處致死此即係尊長為首卑幼為從所毆傷輕例應擬流之案該省原題未經分晰誤照卑幼毆死期親尊長不分首從皆斬之律將敖大高擬以斬決臣部核覆時止因其護母

情輕夾簽聲明未曾詳查更正減流係屬臣部辦
理錯誤請
旨交部議處并請通行直省嗣後遇有此等案件畫一
辦理以免參差奉
旨依議又貴州按察使永慶奏題達案件改擬罪名應
隨本聲明以專責成查向來州縣審解命盜案每
有情節不符擬議失當上司隨招駁飭覆審頂限
不及駁審之案上司往往代為改擬分別咨題其

情罪未協者自難逃
聖明洞鑒至成招到部所擬罪名或有出入部臣就案
核覆其中偶有錯誤或供勘不符駁令督撫另行
妥議部臣止查取原審官及各該上司職名分別
議處究無由深悉何衙門錯誤也即如東省濟南
府知府吕爾昌辦理裴志剛與宗氏通姦一案經
部議駁並查取職名叅處雖據撫臣奏明自行引
咎而承審原官終屬錯誤難以分別寛免此其明

驗也伏思草率成招固在上司之察核即援引錯謬應有先後之區分應請嗣後府州縣解審案件如有限期本寛而情罪尚須斟酌者仍應切實駁審以期毫無枉縱遇案已頂限而情罪間有舛錯不及駁審之案各該督撫於改定後即將辦理錯誤之臬司府州縣附疏聲明聽候部議察核如府州縣擬議已協上司别存意見更改失當即將該上司照例議處若實係原審之府州縣擬議錯誤

上司更改允當者即將府州縣隨本附叅如此責有攸歸庶承審官各顧處分於刑獄更加詳慎矣

部議從之四十六年七月奉

上諭據廣西按察司富躬奏審擬北流縣民陳正仁調戲唐惠志之妻陳氏睄和後因被村童恥笑返悔抱忿夫婦先後服毒身死經部駁改仍照府州縣原審問擬自請議處一摺此案原審州縣及委審各官俱定以絞監候該司以唐陳氏之死事隔一月追悔輕

生本夫唐惠志亦以得錢私和畏罪自盡是唐陳氏彼時原無慚忿輕生之心與尋常羞忿自盡者有間改擬威逼例擬軍辦理亦屬有因並非故為開脫至向來地方官規避處分一經邀免便思置身局外今富躬以此案係自行改擬不肯諉過於下請交部嚴加議處尚有體面至部駁仍照承審府州縣各官原擬乃因案關二命並非調戲致死起見所辦並無錯誤所有辦理此案之臬司富躬及原擬各官俱著從

寛免其交部從前此等案件凡遇手足勾引致本婦自盡者俱按律問擬情實秋審時予勾其僅止言語調戲者雖按律定擬俱從寛免勾此朕準情酌理期於勿枉勿縱之意此案雖致死二命究係和息一月之後若定擬絞候情殊可憫如竟照該司改擬充軍則又係致死二命未免少失之寛陳正仁著改發烏嚕木齊充當苦差如此折中辦理庶情法均得其平嗣後遇有此等案件即照此問擬著為令九月奉

上諭本年秋審據刑部將各省人犯招冊進呈朕詳加
批閱內四川省經部改入情實者七案湖廣省經部
改入情實者七案讞獄大典內外承辦官均宜悉心
詳核以期無枉無縱若部駁未能妥協朕亦未肯准
行今此次部中改擬各案核其情罪均屬平允自係
外省問擬失當不可不明定處分俾知警省治獄之
道惟在準情酌理務得其平固不可少存姑息有意
寬縱若徒避寬縱之名而過為刻深則民命所關甚

鉅是失入之咎比失出為重又不可不示區別嗣後各省秋審案件如經部駁至五案以上俱係問擬失出者著交部議處如五案之内有問擬失入一案即著交部嚴加議處以示慎獄明刑之意所有此次四川湖廣兩省秋審案件即照此例辦理又奉

上諭本年廣東省秋審招册内有竊犯任起祥等行竊拒傷事主張覿保身死一案查此案内任起祥為首其黄德新慕容亞保為從先後拒傷事主情罪相同

乃該撫定擬及刑部核覆時黄徳新問擬絞候而慕容亞保則問擬流罪一事兩岐因令軍機大臣就近詢之刑部侍郎姜晟據稱黄徳新係照竊盜又傷事主之例擬絞慕容亞保隨後用棍戳傷事主照罪人拒捕為從例擬流等語此案問擬罪名殊屬失當竊盜拒捕與罪人拒捕本屬兩條難容牽混罪人拒捕所包者廣如因姦等類皆是至竊賊拒傷事主情罪較重是以另立專條並非如鬬毆傷人之案以金刃

及他物分别輕重者可比何以一案引用兩條致罪名出入懸殊盖夥賊拒捕其去强盜祇屬一間强盜傷人豈復問其執持行兇之物為何物乎此案內慕容亞保一犯除交刑部另行核擬外仍著刑部堂官及廣東巡撫明白回奏四十八年三月奉

旨刑部核擬徐剛毆傷張文耀身死一案率照雲南巡撫劉秉恬定擬將頂兇之唐二照本犯絞罪全科其正兇之弟徐三係踏傷田內豆苗起衅之犯恐到官

連累許給銀兩央求唐二頂凶該部亦照依説合減等擬以杖流所辦殊欠平允葢從中説合係指案内本無關涉徒與犯人通信説合之人而言徐三一犯本係正兇胞弟且事因伊起又係伊覿面賄囑舞獘其中並無另有輾轉為之説合之人何得比照説合人減等之例僅擬杖流刑部率行照覆誤矣著將徐三一犯暫行擬絞監候俟拏獲徐剛到案審明正兇及起意央求頂凶情節另行定擬具奏至唐二貪賄

頂兇罪由自取刑部於頂兇之犯向皆入情實漫無分別亦屬疎漏因思頂兇者其本案亦自有輕重如謀逆强盜謀故鬬毆本屬不同其應如何分別條欵著另行詳議尋議凡謀逆强盜罪干凌遲斬梟決不待時者頂兇之犯應照本犯一律全科即謀故等案應擬監候者本犯復行賄頂改為立決頂兇之犯仍照舊例入於情實至鬬毆等項案内如正犯應入情實者改為立決受賄頂兇之人或本係在

場幇毆以刃傷人并助毆傷多傷重又或受賄贓至滿貫仍列入情實若正犯由緩決改為情實者頂兇之犯或僅止事後貪賄並無別項情事贓數亦屬無多正兇又未漏網俱擬緩決奏

旨依議四月奏

旨雲南廵撫劉秉恬具題民人王奉以藥迷人未經得財一案將王奉比照傳授藥方貽害例擬斬監候永遠監禁其為從之楊富照律擬流改遣所擬尚未允

協此等匪徒擬以斬候雖若從嚴永遠監禁俾得安
坐囹圄較之為從之發遣為奴者轉屬從寬王奉著
改發伊犁給厄魯特為奴又奉
旨據福康安具題民人貝開富等用藥迷人未經得財
問擬斬候永遠監禁一本因前滇省有王奉一案曾
經降旨令刑部另行酌定條例具奏矣今思斬之與
遣究屬輕重有分若概予發遣不足明刑此等用藥
迷人之案如人已被迷雖經他人救醒而用藥者本

有殺人之心自應將該犯問擬實斬入於秋審情實
不得以未經得財稍為寛貸若甫經學習雖已合藥
即行敗露或欲迷之人知覺未經受累則情節尚輕
尚可寛其一綫將該犯發往伊犂給與厄魯特為奴
已足蔽辜著交刑部一併分別核擬具奏所有貝開
富等一案即照新例定擬四十九年正月奉
上諭前因廣西永安州知州葉道和與岑照科場舞弊
藐法營私經該撫孫士毅奏請將葉道和家産查抄

入官兹據江西廵撫郝碩奏訊據葉道和之兄葉道中供伊兄弟並未分家亦無銀錢什物寄到現將葉道中署内財物悉行查封等語從來緣事獲罪之人兄弟本不相及如因一人獲罪將其兄弟貲産盡行查抄辦理未免過當若以未經分晰盡免入官則應行查封者皆得託詞未免任意隱匿使貪吏子孫仍復坐擁厚貲亦復何以示儆嗣後如有緣事獲罪應抄而兄弟未經分産者將所有産業按其兄弟分股

計算如家產值銀十萬兄弟五人每股應得二萬祗將本犯名下應得一股入官其餘兄弟名下應得者概行給予以昭平允所有葉道和一案即照此辦理並著為令二月奉

上諭據福崧參奏石門縣知縣朱麟徵因地保張奕高承催錢糧多未完納令役責處張奕高推諉不服出言唐突該縣將張奕高杖責三十板致因傷重斃命請將朱麟徵革職等語未免過當知縣身膺民社如

於所管人役有因私挾忿責處致死情事自應叅奏

草職治罪今朱麟徵於地保徵催錢糧多未完納且

又挺撞本官責處本屬分内應辦之事而該地方既

已承催不力又復出言頂觸已有應得之罪况該令

將地保責處三十板亦係如法决責不得謂之濫刑

若因此而概行草職則將來州縣所管吏役保約皆

得有所倚恃挾制本官於實力辦公之道殊多未便

嗣後如挾嫌逞忿致斃人命者仍照例辦理外如事

屬因公按法責斃所屬人役該督撫止須奏請交部議處部議時亦不過議降級留任已足致懲不得遽行草職致起胥役刁惡之漸所有此案朱麟徵應得處分即照此辦理著為令閏三月奉

上諭各省督撫藩臬司道皆朕特加簡畀委任非輕自當仰體朕懷勤恤民隱方無忝厥職乃近年來民間詞訟經州縣審斷復赴上司衙門控告者該督撫司道往往仍批交原審之府州縣審辦在該府州縣心

存迴護斷不肯自翻前案即使所辦允當而情形之間易涉嫌疑實不足以服告者之心也又何怪小民之紛紛瀆訴耶嗣後各省案件有赴上司衙門控告者其距省較近地方該督撫即應親提人證卷案發交藩臬兩司親詣秉公審辦或道路遥遠人證過多恐致拖累通省豈無公正明幹熟諳刑名之道府大員即當遴委前往研訊實情庶民情各得其平自不致藉口冤復行瀆控將此宣諭各督撫飭所屬均

宜勤慎如從前輒發交原審官以致案情出入小民屈抑求伸赴京控訴者一經欽派大臣審出實情惟該督撫是問四月部議四川總督李世傑奏請於每年秋讞事畢後將各省改案刋刻成帙頒發外省奉為楷模等語伏查近年各省擬議失當九卿改擬之案或係各斃一命情同械鬬或圖財奪産故殺胞弟胞姪致令絶嗣或一死數傷肆行慘殺或金刃傷多情同故殺或恃强有意淩欺傷斃老幼

或竊盜中情節兇狠怙惡不悛各項均係歷來應擬情實共見共知者而誤入緩決是以改正並未於舊有章程之外另立從嚴辦法蓋緣案情萬變或情同而事異或同事而異情心迹介在纖微輕重即判然迥别此省之案不能適孚於他省今年之案不能預合於來年要在司讞者逐加推勘詳核定擬未可刻舟求劍致滋似是而非之弊若如該督所奏無論每年審案二千餘起祇講求於此

駁改之數十案仍不能櫽括通曉即就此數十案而論亦必須詳閱全案供招細核屍格傷痕始能分別輕重刪存畧節若僅將畧節刋刷而全案供招屍格無由查覽究不能得其所以改實改緩之故而稍涉拘牽者轉致援引失當辦論紛滋惟查三十二年原有刋刻秋審比較條欵恭載歷年

上諭及臣工條奏發行在案請將三十二年所奉

諭旨及臣工條奏並臣部從前比較條欵再行彚總刷

欽通行各省奉

旨部駁甚是又奉

上諭刑部題覆安徽省程尚義砍傷小功服嬸程劉氏身死定擬斬決因屬罪無可加已照簽批發矣但核其情罪該犯因圖姦姪婦錢氏未成被伊嬸程劉氏詈罵反生氣忿頓起殺機砍傷致死實係因姦故殺尊屬該部按律定擬依卑幼毆本宗小功尊屬死者擬斬立決核之該犯因姦故殺情節尚未允協嗣後

如有此等案犯應將因姦故殺專條援引定罪如律内未有此條即著刑部另行酌擬添入條例伏查卑幼殺死尊屬之例不將因姦起衅另立專條者緣尊屬服制有期功大小之不同一經故殺即有斬決淩遲之各異因姦起衅情節雖重而罪無可加第思因姦故殺淫兇特甚歴來因其罪無可加止聲明服制本律援引定擬與案情實未允協請嗣後凡卑幼因姦親屬起衅故殺有服尊屬之案按

其服屬應斬決凌遲無可復加者於援引服制本律之上添載卑幼因姦故殺字樣以昭明切再查卑幼故殺尊長律內所稱本宗大功小功則擬斬決餘俱監候是外姻之小功緦麻按照服制定罪仍止監候此等因姦故殺尊長之案情罪較重亦應定擬立決以懲淫兇但例冊未立明條請嗣後凡卑幼因姦親屬故殺本宗外姻有服尊長罪止斬候者均改為擬斬立決奉

旨依議十一月奉

上諭刑部議駁奉天府尹定擬高九娶弟媳楊氏應行絞決一本已依議行矣因思高九亂倫之事由伊父高志禮主婚查照尋常嫁娶違律事由主婚主婚為首男女為從至死者減一等高九楊氏俱得照男女為從減等是以駁令該府尹改擬但此亂倫重犯減等即當擬流核其情罪尚不足以昭平允此案雖由高志禮主婚但高九何以竟甘心聽從即使平日無

姦其亂倫之罪亦不小况父母無不愛其子畀幼犯法尊長岀而承認其犯法之男女遂得均從末減擬流非所以正亂倫而弼教化也嗣後有似此事由父母主婚而男女應得減等自應仍擬絞候秋讞時再核其情節輕重辦理五十年四月奉

上諭刑部核覆湖南乾州廳苗民張應琳商同張田氏謀死姪女張鼎女并張學能謀死堂伯母張章氏互相圖賴一案朕細閱情節緣張學能與張章氏有祖

遺來步兜山場一處張應璞等本屬無分詎張應璞與弟張應琳舊存契紙内載來步兜山場字樣欲行爭占經官查明實係張學能祖業將張應璞白契扯毁嗣張應琳之妻張田氏背負幼孩張躬女赴山撿收桐子被張學能喝阻並聲言報官張應琳遂起意將躬女致死圖賴張學能畏懼因亦將堂伯母張章氏致死搪抵該部議覆將張學能依謀殺緦麻以上尊長律擬以斬立決張應琳依故殺姪圖人例發附

近充軍固屬照例辦理但此案起衅由於張應琳謀占張學能山場將躬女致死圖賴是張應琳本屬理曲張學能謀死緦麻尊長律擬斬決而張應琳因故殺卑幼律止發遣不至於死是張應琳家僅傷躬女之一命而張學能之伯母張章氏已經被害張學能以關於倫理又應擬斬立決是理直之家轉兩命抵一命未為平允且張應琳係張學能近宗張學能正法之後伊家無人所有產業自必仍歸張應琳執業

該犯既得免死仍得遂圖産之謀則狡詐凶殘者勢必不復知所懲儆且恃長而謀死卑幼者必多矣非辟以止辟之道嗣後除尋常謀死卑幼希圖詐賴不致被詐之家又釀成人命者亦應照樣辦理外其有被詐之家因其謀死卑幼復釀成人命致一死一抵如此案者則圖詐之犯即使所殺傷係屬卑幼亦未便僅照向例擬遣使兇惡之徒無所畏懼其應如何改擬絞候之處著刑部另行定擬具奏載入則例遵

行所有張應琳一案即照新例辦理伏查例載凡及
伯叔因爭奪弟姪財産故行殺害者擬絞監候係
揹爭奪弟姪財産即將有財産之弟姪殺害者而
言與圖占同族財産故殺弟姪圖賴者不同但因
圖占財産起衅致被詐之家復致殺其尊屬搪抵
是自殺其弟姪而又釀成二命即予以繯首之條
實有應得應請嗣後如凡及伯叔謀奪族人財産
故殺弟姪圖賴致被詐之家復有致死尊長釀成

立決重案除罪犯應死者悉照各本例定擬外其
罪應軍流者即照兄及伯叔因爭奪弟姪財產故
行殺害例絞監候以昭平允其被詐之家所有財
產即使無人承管亦不得以爭奪者之後承繼奉
旨依議

皇朝通典卷八十四